

la mode
幸福四书之一

法国ELLE
女性读者大奖
畅销100万册
自传体小说

初识 幸福滋味

La Première Habitude

冯丝瓦兹·乐菲芙 / 著
蔡静如 / 译

初始人生正要恣意奔放的她，
爱上了放荡不羁的画家。
原本以为
真爱可以粉碎一切厄运，
换得幸福的果实。
在经历重重爱的磨难，
才发现真爱却在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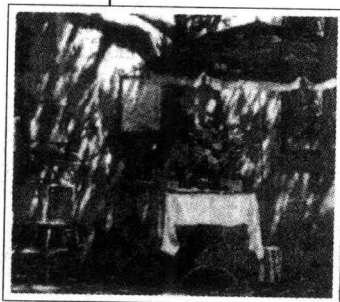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初识幸福滋味

La Première Haitude

冯丝瓦兹·乐菲芙/著
、蔡静如/译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幸福存折、初识幸福滋味/(法)乐菲芙著;王娉译. 北京: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2001.8

(幸福四书)

ISBN 7-5057-1725-1

I. 幸… II. ①乐…②王… III. 自传体小说-作品集-法国-现代 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57377 号

Copyright © for the Chinese edition: 2000 Classic Communications Co.

Simplified - Character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1 by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文简体字版权由台湾经典传讯文化授权
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名 | 初识幸福滋味 |
| 作者 | 冯丝瓦兹·乐菲芙(法) |
| 译者 | 蔡静如 |
| 出版 |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|
| 发行 |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|
| 经销 | 新华书店 |
| 印刷 | 北京运乔宏源印刷厂 |
| 规格 | 850 × 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
6 印张 76.8 千字 |
| 版次 |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|
| 印次 |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|
| 书号 | ISBN 7-5057-1725-1/I·457 |
| 定价 | 22.00 元(全二册) |
| 地址 |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|
| 邮编 | 100028 电话 (010)64668676 |
| 合同登记号 | 图字:01-2001-2816 号 |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作者简介



冯丝瓦兹·乐菲芙(FrancoiseLefevre)

- ▶ 以特殊不凡的文风立足于现今法国文坛，一如她多才且璀璨的人生，她在夫离子散，走头无路之时，完成了第一本小说《初识幸福滋味》(La Premiere Habitude)，受到普遍欢迎，并获得 ELLE 女性读者大奖。
- ▶ 《房中真金》(L' Or des chambres) 亦为畅销小说，《残酷小王子》(Le Petit Prince cannibale) 更荣获青少年龚古尔文学奖。
- ▶ 乐菲芙已出版十余部著作。

译者简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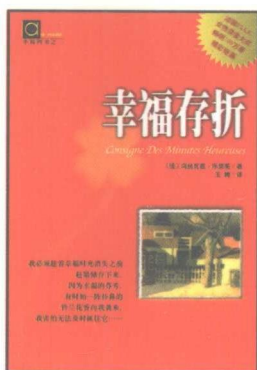
蔡静如

- ▶ 台湾清华大学外语系毕业。
- ▶ 法国巴黎第三大学应用外语系学士、硕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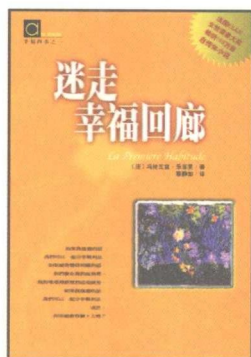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：杨学梅

封面设计：

老邦
图书装帧艺术工作室
(010)64264895 13601311063



既然灾难无处不在，那么记录幸福时光所为何来？



要如何道出一种难以捉摸的不适？



在每一个有危险的地方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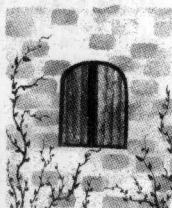
爱恋中的第一个习惯 / 1

从前的我怎会知道，透过对一个人的爱，将内心深处生与死的感动倾注于一个人身上，是何等危险，却又具有何等魔力。

情愿承受一切厄运，只求上天将好运赋予他。情愿像童话中的美人鱼公主，拿我的舌头交换他的幸福，让自己成为哑巴也无怨无悔。

围墙里的欲望 / 3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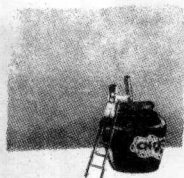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可以凿透这道墙——事实上我正不停地在挖凿它，我想，在墙的另一面等着我的应该是死亡，伴随着数道灰白的诡异阳光。人死的时候，眼前会不会看见一道阳光呢？

生命中的缺席岁月 / 51

我们一起跪在树前，各自在左手腕用刀划了一小道伤口，再将彼此的伤口互相覆盖，使两个人的血混合在一起。我们默默地不发一语。两人一起将前额紧贴着树干，右手臂抱紧树干。

初识幸福滋味 / 85

此刻走在岸上，被警察押着，茫然前进的两个人真的是我和拉斐尔吗？我不得不强迫自己相信，这走在清晨晦涩的雾中，踩着一个个锈污的阶梯上上下下，被严密押解的两个人影，正是我和拉斐尔没错。



初识幸福滋味

La
Première
Habilude



CONTENTS // 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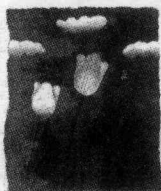


流浪的呼唤 / 113

有一天，我们终于决定要把房子卖掉。最重要的是，流浪的欲望又再度呼唤着我们，这个欲望强过一切。

出走的爱人及朋友 / 125

我的沉默带给他的压力与害怕，比任何哭闹都来得沉重。我知道他背叛了我，我失去了朋友，也失去了爱人。朋友是原谅你一切过错的人，爱人是无法容忍你任何过错的人。



“爱丽丝”告别奇境 / 139

我对他微笑……而微笑之下是一颗破碎的心。小心别让泪水模糊了视线，我的睫毛必须化为世上最坚强的堤防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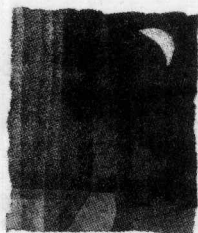
重新发现自我之旅 / 149

在我选择比拉斐尔先跨出我们最后露营地的大门时，我已经对拉斐尔做了第一个报复。现在，借着在拉斐尔祖国的土地上，和这个与他同种的男人做爱，我要将拉斐尔称为异教徒的指责彻底驱逐。



繁华落尽爱犹在 / 17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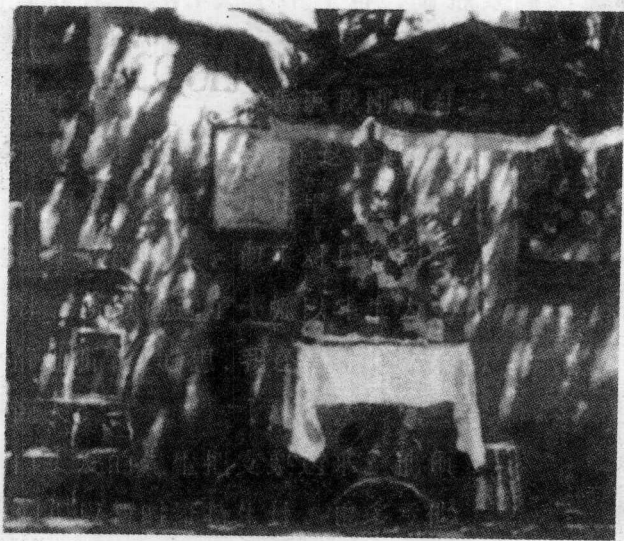
若不是因为我曾感受过胸怀中涌出奶水的滋味，我将一生在呐喊中度过。母爱是世间惟一的真爱。



幸福咒语魔法师 / 183

1

爱恋中的第一个习惯



从前的我怎会知道，透过对一个人的爱，将内心深处生与死的感动倾注于一个人身上，是何等危险，却又具有何等魔力。

情愿承受一切厄运，只求上天将好运赋予他。情愿像童话中的美人鱼公主，拿我的舌头交换他的幸福，让自己成为哑巴也无怨无悔。



有些日子里，我渴望再回到圣尚路思。但重回旧地的感觉，有如面对自己的骨灰。有如打开一瓶喜爱的香水，眼见它不断蒸发，笨拙的双手却无法栓紧瓶盖，也下不了决心将它丢弃海中。扑鼻的香气，令我面对着眼前的墙怅然失神，无从下笔。

墙上的一块块石头，是否记得它们是如何从岩石风化成石块的？当它们被人们拾起时有何感受？石头、大海、树木、雨水及风，都是习惯的见证者。

我的习惯有如行进于一条两边种满冷杉的小径。那年我二十岁。前进中的步伐充满活力，可以在冷霜中袒露胸膛，无畏严寒如利刃般切割牙龈，仍鼓起勇气，像是拖着雪橇般向前迈进，什么都阻止不了我前进。

天空如此湛蓝，冷杉的结晶在晴空下闪烁，有如一声声划破天际的“哈利路亚”，天气是如此地冷，我握着拉斐尔的手，和他一起向前走。雪花飘落在我双肩，触摸我，祝福我。一切仿佛都在祝福我，自觉深受上天眷顾。凡我碰触过



的，必定萌芽，必定茂盛。

我喜欢揉出一团团小泥球，抛在身后，当作走过的记号。我相信各式各样的奉献，它们使生命宛如一场无止境的追踪游戏。我相信腐烂、萌芽、蜕变皆各具生命意义。我的双手强而有力，一直都喜欢两手抓满东西的感觉。我的手可以点石成金，使病痛痊愈。

我相信运气，愿将我的运气和力量都献给拉斐尔，并且深信他的画终有一天会卖出去，只要我相信这天会到来，只要我爱他，只要我说“我要这一切实现”。谁都不能叫我松开手指，而我的唾液好像也充满力量。

如有必要，我们会一直四处为家，继续前进，我们终将到达最美丽的天台。我们的天台将由成块的木头搭成，苍绿的树枝交错其上，松鼠随意地溜进屋中，宽敞的屋里有成群的孩子。那会是一栋森林深处的屋子。我们的长途跋涉都是为了这栋屋子。

然而，这个习惯是什么时候终止的？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不再点燃柴火、加热早晨的咖啡？



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不再在校门口与孩子拥吻，再愉悦地踩在绿树成荫的路上走回家？

今天，我的窗前有一道墙。从前，我没有窗，但挡在四周的墙却丝毫影响不了我当时的习惯。

我拥抱着树皮，一吻再吻，许久许久。没有任何人陪伴我，我在雷雨中独自褪去衣衫。卸下一切，任全身每个细胞肆意颤抖着，感受颤动传过脊髓的每个环节。让全身滚动在湿润的土地上，滚过茂郁蕨丛，让蕨叶淹没自己。大地抚慰着我无法言喻的伤痛。我是属于她的，躺卧在她的怀中永远能使我活力充实。

平躺在积满腐叶的泥土上，拥抱着蕨叶，仿佛我也化身为一叶青蕨，完全沉溺在这个绿色灵柩中。叶子腐烂的味道呛得我喘不过气，森林精灵好像突然栖息在我脸上。我乞求它再多给我一分钟，让我多享受一点这苍绿的森林。让大地深处听到我的呼喊，喊出我对生于世间为人的愤怒。

没有人张开耳朵来倾听我的呼喊，面对生





命中的蜕变，谁都没有余力从中发现愉悦。此时此刻，源自我体内深处，这股重回蛮荒的强烈欲望，任谁都无法体会。

我常常抚摸身边的墙，常常到教堂点燃祈福的蜡烛。有时候我靠买面包来安慰自己，厚实的面包让我的双手有抓满东西的感觉。我还喜欢光滑鼓胀的鱼肚，把盈盈满满的鱼肚戳破。

圣尚路思又浮现我眼前。仿佛我可以感觉得到她，嗅得到她。她有一股海洋混杂着鲔鱼的味道。我又看到鱼贩在清晨中叫卖，堆积如山的鲔鱼躺在朝阳下。光滑的鱼肚交错重叠，一摊摊的血水溅湿我们光溜溜的脚丫。

幸福，就是和拉斐尔一起在渔港口，一起觉得肚子饿，一起分吃一个牛角面包。那是一种有如节庆般的气氛。节庆对我而言，是指色彩缤纷、高低悬挂着的灯笼，到处是牵牛花，果实累累的橘子树，令人叹为观止的花园。空气中飘散着早餐的香味，耳中传来汤匙搅拌时的清脆撞击声及阵阵低语。小时候，每当大人们在大厅准备节庆时，总会把我带到一旁，远远地，我就会



听到这样的声音。

我牵着拉斐尔的手，一起走在树荫下。盈盈的光影在我们脸上跳动着。我好喜欢阳光。我们的孩子再过一个月就要出世了。我身上的浅蓝色洋装不时轻轻地摆动着。

好想去海边看船。双手紧握住拉斐尔的手，他看着我，脸上洋溢着幸福。

今晚他要以我为模特儿作一幅画，画中的我将半卧在港弯中，一只手肘抵着苏哥湾。头戴华其利式的帽子，头发缠绕着角状饰物，大腿中夹着一条鲔鱼。

那时候我们还住在比亚利兹，一个附家具的小房间里，但没过多久我们就被迫搬离那个房间了。在我们到圣尚路思散步前几天的某个夜里，我慵懒地躺在床上。房间内的陈设极为简陋，只有床头椅子上摆着一盏颇为精致的灯，散发出柔和的金黄色光辉。

我们两人都默默不语。拉斐尔靠近我身边，凝视着我的双眼，他的目光是如此温柔而专注，刺得我张不开眼。于是我闭上眼睛，眼前突然出



现一个停满了艘艘色彩缤纷的渔船的小港口。接着，我走入一个很像地下室的地方。我将所见的一切描述给拉斐尔听。他要我继续描述下去。我觉得自己好像走进一个异常宁静的神秘花园，那里有着生命的另一个轮回在等着我。

花园深处是一栋大房子，房子的二楼有个大露台。透过露台旁的大落地窗，我看到一个年轻人坐在书桌旁，手握着鹅毛钢笔奋笔疾书。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但冥冥之中似乎有条线将我和他紧紧相系。我不知道他在写什么，但是他笔下的一切似乎有着极大的重要性。我进入其他房间，希望能在其中看到自己。我感觉自己好像身处于那栋屋子内，但又找不到自己的踪迹。我希望看到的自己，是像那位青年一样，正埋于笔耕，或者正和小孩玩耍。

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每个房间，但到处都没有我的身影。终于，我在花园里瞥见一座白色的陵墓。直觉告诉我那就是我的坟墓。拉斐尔握着一朵白菊站在墓碑旁。他看起来已近年迈，一身修道士的装扮。我身体的某一部分似



乎从石头间穿透而出，在花园中游荡着。

我的身躯虽埋葬在墓穴中，但仍渴望着能居住在房子里。不知不觉热泪沿着脸颊悄然滑落，我已不知道该如何描述眼前的景象。拉斐尔坚持要我继续探索下去，但渐渐地，眼前的景象化为一道深邃的隧道，一把长剑出现在我身前，挡住我的去路。拉斐尔朝我的脸颊轻轻吹气，一面爱抚着我的额头。刚才所看到的影像令我极为震撼，但同时又有种超然的平静。

即使手中没有笔，我也觉得自己在持续写作。写作对我而言，是用来填满从出生到死亡间难熬的空白。与人群的接触是写作。做爱、孕育下一代是写作。和拉斐尔共同度过的那段生命，是长达十年的写作磨练。这是我始料未及的。我所给他的一切，都像是掏空自己、数千次的堕胎。从前的我怎会知道，透过对一个人的爱，将内心深处生与死的感动倾注于一个人身上，是何等危险，却又具有何等魔力。

情愿承受一切厄运，只求上天将好运赋予他。情愿像童话中的美人鱼公主，拿我的舌头交



换他的幸福，让自己成为哑巴也无怨无悔。

满二十岁的那天晚上，也就是我看到那些奇异景象的同一天，我望着拉斐尔的眼睛，告诉他应该在一夜之间完成这幅画。“我办不到，”拉斐尔答道，“你明明知道我画一幅画需要好几个礼拜的时间。”他要我坐在他身边。我起身烧水准备泡茶，拿起画板，在上面挤出好几个颜色的颜料。在那之前，我从来没拿过画笔，更没有碰过画刀。接着，我站在拉斐尔身后，看着他开始将颜料涂在画布上。

他上完颜料后，我便拿着画刀将颜料刮开。颜色渐渐产生透明感。不同的颜色彼此混杂在一起。我们越画越炽烈，情绪越来越激动亢奋。

我不小心将紫色颜料沾在他的灯芯绒裤子上。此时他正在画圣母院大教堂，而我跪着，觉得自己好像犯了亵渎之罪。拉斐尔用一只手爱抚着我的头发，另一只手则握着沾满鲜红颜料的画刀。画刀一挥，画布上立即撒满红色。接着，他将圣母院的门描绘上黑色的边。我转身去抠